

名家文丛 1

一滴水有多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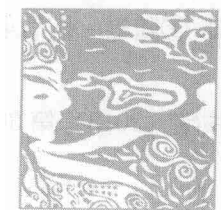
刘醒龙◎著



刘醒龙



地震出版社
Seismological Press



一滴水有多深

刘醒龙◎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滴水有多深 / 刘醒龙著. —北京: 地震出版社, 2014. 3
(名家文丛)

ISBN 978-7-5028-4381-6

I. ①一… II. ①刘…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06026 号

地震版 XM3068

一滴水有多深

刘醒龙 著

责任编辑: 范静泊

责任校对: 孔景宽 凌 樱

出版发行: 地震出版社

北京民族学院南路 9 号

邮编: 100081

发行部: 68423031 68467993

传真: 88421706

门市部: 68467991

传真: 68467991

总编室: 68462709 68721982

传真: 68455221

E-mail: seis@mailbox.rol.cn.net

http: //www. dzpress. com. cn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一版 2014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字数: 232 千字

印张: 17. 25

书号: ISBN 978-7-5028-4381-6/I (5071)

定价: 32. 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家庭是人生的港湾	001
大人们真不好玩	003
女儿是父亲前世栽下的玫瑰	006
我家的地震	011
与五岁的女人共进晚餐	015
最好的总是艺术	018
借你的奶奶当母亲	023
儿童情人节是哪一天	028
我们的慧根	031
人性须知	035
我打疼了自己	039
有一个节日叫拔牙	045
惊喜是一只红苹果	049
别在停电时间问这个问题	052
第一次毕业	055

在回家的路上长大	059
谁比妈妈更伟大	066
为哈尔滨寻找北极熊	075
果园里的老爸头	086
城市也有心事	094
活着真好	098
人是一种易碎品	101
骄傲只是过程	105
迷失之悲	109
朴实的阔绰	114
富足与可爱	118
憨态的性感	122
爱超女不做超女	126
生命需要抒情	131
岁月没有情结	136
心有结菩萨敲	139
地理属于情感	162
像诗一样疼痛	182
在记忆中生长	207
非苦不是灵魂	237

家庭是人生的港湾

总听到人说，家庭是人生的港湾。人在外面奔波操劳，然后像倦鸟投入林间一样，是男人回到家里有女人柔软的怀抱，是女人回到家里有男人强壮的胸膛。一壶热茶，一盅香汤，一声问候，一种抚摸，洗一个温汤汤的澡，将自己放平到那有着熟悉气味的床上，那种惬意真是人间难有其再的享受。如果再有老父老母隔着门的低声嘱咐，如果再有或儿或女的幼小的模样在眼前小猫小狗般晃悠，那更是十座天堂拿来也不会与之交换。

外面的世界很大，各种各样的新鲜与机遇也很多，但真正让人用心长久牵挂的还是那个属于自己的家庭。几乎每一个在理想的道路上走了很远很远的人，都会在某一个黄昏或者是某一个月夜，突然发现在所获得的成功背后，还有一个巨大的缺憾。要不然为什么总有那么多的人在反复地唠叨，说自己欠家里的东西太多太多。没有家庭作为背景的人，成就再大也不能算作是成功者。这是许多做成了大事的人，留给后人的不解遗憾。与之相反，这个世界上成千上万的普通人，劳其一生，到头来该为自己写上句号时，旁人见到的反而是那样说不尽的满足。老婆孩子热炕头，这话并非只是说给男人的，它包含着关于家庭的通俗的普遍真理。人在睡梦时，是为上帝而活着；人在将醒时，是为某种梦想而活着；人在清醒后，则开始为着真实而真诚地活着。

对于一个有着起码责任心的人来说，家庭应是其投入最多的地方。人生越到后来，人就越明白，自己早先所做的一切，在很大程

度上首先是为了家庭。一个不珍视家庭的人，是不可能对其所在的社会承担什么的。

人有时候会不知不觉地将自己的情感有所物化，放在外面这种形式会是恶俗，但在家里则是一种常用常新的温馨。人有时会懒得有所作为而疏于应对，放在外面很可能给自己留下致命的创伤，但在家里却可以获得一段纯美的空白。家庭不仅会还人以真实，重要的是它还会保护人的真实。因为家庭是用血缘与情感垒起来的。

一个人生活得幸福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生活质量。

一个人家庭生活的质量如何，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家庭生活的投入。

对家庭的投入远不是那些难以把握的社会黑洞，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家庭对人的回报都会是难以计量的。

1999年12月6日于汉口花桥

大人们真不好玩

女儿要到明年才上小学，现时仍在上幼儿园大班。平时早晚接送都是她妈妈。从星期一开始，她突然拿定主意，不坐妈妈的车，宁肯放学时走路，也要爸爸去接她。好在这一阵是调整期，新的写作还没开始，我就将傍晚去东湖边散步的时间提前两个小时。女儿要我去接她回家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我“宠”她一下。所谓的“宠”也就是任她亲自趴在小区内一处小卖部的窗口上，选一种她所喜欢的小玩具或者零食。

昨天下午，临近接女儿的时间，正好走到一处超市门前，闻得里面有女儿平时最喜爱的烤香肠的美味飘出来，便进去买了一根。一路高举着，进了幼儿园，还没从一堆小人儿中找出我的小宝贝，班上的一个小朋友就率先惊呼起来：“哇，烤香肠！”一声尖叫，立即引来一片欢呼。小朋友们的那种快乐模样，就像烤香肠是人人有份的，没有谁去想如此小小的一根烤香肠只能是一位父亲，送给其宝贝女儿的，不可能属于这么多人。女儿倒是不好意思起来，有小朋友一再上前告诉她，爸爸给她带来了烤香肠。她竟然不像父女俩单独相处，得了“宠”时那样兴高采烈。小朋友们一直在欢呼，等到女儿上前从我手里接过烤香肠，小朋友们才在欢呼声中一哄而散。那样子就像人人都得到了一根烤香肠。

这让我想起上个月的某一天，女儿一进家门就对我说，今天幼儿园里发生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女儿绘声绘色地说，下午上三楼上完课，再回二楼时，老师不让小朋友们在楼梯上跑，可有些小朋

友不听话，非要跑。老师后来就将在楼梯上跑的十二个小朋友，叫到另一间屋子里罚站。我赶紧问是不是也罚了她。女儿摇摇头，表示自己没有在楼梯上跑。“我当时都差一点吓哭了！我不要老师这样做！”女儿说话时眼泪又快出来了。让我感慨的是女儿接下来所做的一件事。女儿说，她想提醒老师，但又有些不好意思，就想了一个办法。趁着两个老师站在一起说话时，她赶紧跑上去，在背后叫了一声：“老师，不能这样做！”女儿只叫了这一声就跑开了，她不清楚老师是否听见了，也不了解老师以后还会不会继续如此管教那些不听话的调皮孩子，反正，她对老师说了。

作为成人，面对这样的纯洁，我还能说什么哩！

我只能亲亲她，夸奖她做得很对。

女儿从懂事起最怕的就是大人对孩子的惩罚。在家里，有一次她妈妈只是用商量的口吻问她，如果她太淘气，又总不听话时，可不可以像别的小朋友的家长那样，将她关进卫生间。女儿当即眼睛一红，伤心地哭了好久，直到我答应，不管怎么样都不会惩罚她。女儿有她大哭一场的理由，她说小孩子是会淘气的，也是要犯错误的。她没有说，当然她也不懂得小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女儿这样说时，是在表明淘气与犯错误一样，都是孩子们不可侵犯的权利。

女儿所意识到的应该是我们这些做父辈的从小被剥夺的独立与自由。这种面向孩子的剥夺，充满了文化特质，甚至不可避免地将会成为未来国民性格中暴力倾向的萌芽。不要惩罚孩子，女儿虽很小，却让我们将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升华为关系这时代和未来的极大真理，任何对孩子的惩罚，到头来受到损害的多半是我们自己。

人生下来本没有许多烦恼事，许多的痛苦都是自己在长大的过程中，一点点地自找的。人长大了就回不去，然而，只要想得到，就要尽可能多地保留一些童心。童心越多，美丽才越多，幸福才越多。女儿的世界其实是每一个大人都曾经历过的，问题在于长大之后的我们，总以为那些是小儿科，从而放弃了对这个世界上最为深

刻、最不可或缺的童真的研究与珍惜。

女儿有时候会对我说，大人们真不好玩。从她的角度来看是如此。平心而论，即使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大人们做的大部分事情还真的是不好玩，或者说是无聊与没意思。这也是人一生忙忙碌碌到头来才认识到的，在所经过的太多岁月中，最愿意怀念的还是生命早期的那种状态，也就是如我女儿一样的每个人的童年。因为在那样的年纪，一个人往往会用一种漫不经心的状态，掌握并毫不犹豫地使用，随着岁月的增长而被忽略的文化真谛。

女儿是父亲前世栽下的玫瑰

所写博客文章《大人们真不好玩》，没想到这么受大家欢迎。客人们温暖的留言，特别是在悄悄话中劝我将女儿的照片撤下来的那一位，其话简直说到我心坎里去了。为了孩子的安全，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多几个心眼。

女儿也读了其中一些评论与留言，她觉得最有趣的是“扬州菲鸟”说的“五岁就戴上眼镜了？可怜的小宝宝”。女儿没有觉得自己可怜，反而站在电脑前面笑个不停。的确，女儿刚刚戴眼镜上幼儿园时，班上的小朋友都很羡慕，有的小朋友甚至还吵着要爸爸妈妈也为其配戴一副像我女儿那样的眼镜。

女儿因视力不好而戴上矫正眼镜后，有熟人提醒我们，慢慢地孩子就会不爱戴眼镜了，所以千万不要太当回事，特别不要因为她不爱戴眼镜而强迫她，否则她会更加反感。毕竟在通常条件下，美丽的标准是人所共知，不可能受到别人的诤瞒。

昨天晚餐时，女儿突然对我们说，班上的小朋友在一起议论哪个妈妈最美丽时，被老师听到了。老师干脆就让小朋友们公开评论，结果全班的小朋友中除了一个例外地说自己的妈妈最美丽，其余的小朋友全部认为我女儿的妈妈最美丽。坦率地说，尽管女儿的妈妈开心极了，但以一个成年男人的目光来看，她绝对不是三十几位妈妈中最美丽的。我们不解地继续问，有没有评选最帅的爸爸。女儿说：“当然评啦，就是你！也是只有一位小朋友说自己的爸爸最帅，别的小朋友都认为我爸爸最帅。”我当即举几位小朋友的爸爸为例，

说他们肯定比我长得帅。女儿说：“可小朋友们觉得他们不是作家，而你是作家。”到这时我才明白，这帮五岁左右的孩子，已经晓得看人美丑不光是外表了。于是我对女儿的妈妈，冲着这一点，我也要好好珍惜地做作家这一行。

写小说对我来说真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这且不说小说本身的妙不可言，它给了我太多的意想不到，对世事的发现，对人的发现，对自己的发现，就说这部《圣天门口》，无论我有多少想法，也不管这种想法是如何天花乱坠，甚至还有哗众取宠，自吹自擂嫌疑，其实，最真实的目的是六年间，女儿这个小生命太可爱，她的成长需要有成年人在一旁监护。人到中年，得一个宝贝女儿，自己哪里愿意远走一步呀。去年秋天，北京的一位朋友，来武汉参加一个活动，因飞机误点，半夜过后才到。一屋子的人都在对他说些慰劳的话，他却充耳不闻，径直冲着我走过来，说：“醒龙，我也生了个女儿！今天刚满月！”在众人的一片惊愕中，年纪相仿的两个男人紧握着手放声大笑。一部好小说总是独特得非要天马行空才行，而一部小说再好，也会命中注定是一个必须在尘俗中打滚的东西。我的书写到了何等程度，我的思想境界穿透了哪一重天，在一分钟一分钟度过的日子里，谁也看不见，我自己也同样摸它不着。用一百万个汉字来打熬六年，最能让自已信服的理由只有一个，书写这样一部巨大的著作，可以耗掉更多时间，使得自己可以待在家里哪里也不用去，终日面对那可爱的小生命，还可以让一步也舍不得走远的世俗念头，披上障人眼目的外衣。

男人非要到40岁以后才懂得，如何做父亲，如何善待女性，才能体会到妻子是丈夫今世的情人，女儿则是父亲前世的情人。至于小说，我相信自己永远也不明白它是什么，那样的小说才会使人始终保持前前所未有的兴趣。用我家里的话来说，小说是放养的，小说家是圈养的。

2002年夏天，刚满两岁的女儿接连三次住院，每天里，光是一

瓶红霉素打下来，便至少要六个小时。因为药物导致的胃部难受，女儿一刻也不肯离开爸妈的怀抱，只能一个人抱着她，另一个人举着点滴瓶子，在病房的走廊上不停地走动。幼小的女儿一定是太难受了，却还没有学习正确的表达方式，只晓得不让我们脚下有片刻停歇，更别说哪里坐一下或依靠一下。女儿患病时间就像有周期性，每次总得在医院里住上十天左右。在那些日子里，担忧强化着疲惫，疲惫又使担忧更加深切。每当管床大夫走过来冲着我们轻轻一笑，说女儿可以出院时，我便假装对女儿说话，而将头深深地埋进女儿的秀发中，不使自己潮湿的眼睛被别人发现。现在想来，我相信这是一种命定。正如上天在我临到中年时，赐给我一个聚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女儿。在年纪上《圣天门口》与女儿一般大。所以，我只能相信，如果不是女儿的降临，就不会有这部作品。尽管很多年前我就在为这部小说做准备，然而一切都是那样清楚明白，没有女儿带给我的安宁，就不会有六年中一以贯之的写作状态。女儿那时的体弱多病，正如上天时时赐我以警诫，不许我心有旁骛，意有它物。

在写作的后期，在襁褓中一天天长大的女儿，时常从腋下钻进我的怀里，站在我和电脑之间，大声念着显示屏上的文字，遇到她认为可笑之处，便用五岁的嗓门放声大笑。2005年元月21日，是小说最终完稿的日子。女儿听到这个消息时，高兴地大声说，爸爸终于可以跟我玩了。翻开那一天的日记，是这样写的：“太太送女儿上幼儿园后，因有小朋友发水痘，又带了回来。她很乖，几乎没有打扰我，一直在看书。中午吃饭时，她突然指着窗外问：爸爸，那是什么？回头一看，大雪竟然悄悄落了下来。一时很兴奋，这是今年入冬以来的第二场。《圣天门口》经过再次修改，下午四点半正式完稿。”有天使一般的小生命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蜿蜒前行，谁都没有理由不会好好享受安宁。我的心情，就像长途跋涉后来到一座驿站。如此符合人性的写作，也足以成为我灵魂的驿站。

在今天的晚餐餐桌旁，女儿又讲了她班上的事。

这一次，老师见孩子们喜欢在一起说些“吹牛”的笑话，就让大家集中起来进行“吹牛”比赛。女儿所在组别竟然得了冠军。女儿的搭档是个小男孩，他先吹牛说，自己在妈妈肚子里就认识很多字，读了很多书。女儿接着“吹牛”：她能用一张牛皮弹奏出很优美的音乐。大约是小朋友们认为他们最会“吹牛”，顿时鼓起掌来，老师一下子就给他们加了一百分。孩子们的想法，大人们可以喜爱，可以感受，但在想象上注定要落在他们后面。因为孩子们的心灵是这个世界上最健康最干净的，哪怕让他们去吹牛，听起来也是那样甜蜜与可爱。

自从有了女儿，我越来越觉得，身为男人，其情感中最伟大、最动人的不是对女性的爱，而是对女儿的爱。一个连自己女儿都不会爱，或者干脆不爱的男人，肯定是不合格的男人。就我来说，有许多东西是女儿教会的。当然，这种教会在某种意义上看，也可以说成是对那种洁净纯美的响应，和从麻木沉睡中的苏醒。女儿总说，而我也非常愿意听女儿说：我不怕爸爸凶，爸爸一凶我就撒娇。女儿真撒娇时，我不是没辙，而是感觉到有一种无边无际的爱在铺天盖地。

大约是后来成为父亲的那个男子在前世做得不太好，因为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那个时候就应该开放的美丽之花，不得不延迟到如今。于是，作为父亲，他会心甘情愿地将这个世上能够由人表达的所有情感，全部融合到一起，然后轻轻地倾注给女儿。

女儿是父亲前世栽下的玫瑰，无论别人信不信，在我这里早已是不需要重新证明的真理。

这就如同日常当中男男女女们，总爱就孩子的调皮与任性信口冒出一句，说是来讨债的，也不晓得前辈子都欠了他什么。生命并非以呼吸与心跳的终止为终止。肉体虚化了，爱会延续到永生。不是说不定，而是肯定，在某个来世里，会有一个女人在那里默默地倾诉，因为小时候享受了无边的父爱，所以，自己才如此深爱那从

茫茫人海中迸出来的另一个人——也许是一个无助的小男孩，也许是一个伤痕累累的成年男子。女人天性当然会懂得，自己是父亲前世的玫瑰这话，只不过是父爱到了极致，语言已不足以表达时的一种心迹。父亲爱女儿多少还有一点狭隘的生命本能，到了每一个以女儿名义长成的女人那里，这种用生命来延续的爱就会呈现出更加不凡的意义。

我家的地震

2005年11月下旬，有事去了北京几天后，乘37次列车于26日早上到家，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澡。因为是周末，没有要赶时间的事，便和爬到大床上的女儿嬉闹。好好的，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多少年前，第一次坐夜班火车到了西安后，一连三天，走在街上都还觉得是在火车的上铺上躺着。正以为也是这样的头晕，整个屋子胡乱抖动起来，十几扇玻璃门窗像筛糠似的一齐响个不停。这才明白是发生地震了。

急忙当中，我们要将女儿放到床边掩护起来。五岁多的孩子，正如初生牛犊不怕虎，大人们都快乱了方寸，她却觉得有趣，就像要与幼儿园中调皮的小男生一较高下，一蹦一蹦地同地震比谁跳得更高。我们抱她下床，她还犟着不肯就范，情急之中不得不重重地按了她一把，惹得她躺在床边的地板上，一声声地撒着娇，怪我们弄疼了她。那一刻过后，我才体会到，世界上每有灾难时，总会有孩子在父母亲血肉之躯的掩护下，逃过劫难。其时的一切作为全是依仗潜意识安排，没有一丁点的前思后想。那时候的果断与无私，毫无疑问，亦是对自己生命的珍惜。也只有如此去想，才能解释为人父母的，为何不需要任何的迟缓，就能用生理反应的极限的速度来呵护眼前这个小人儿。

由江西九江波及而来的这场地震，到了武汉后，就成了地地道道的父亲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就在我只差半秒钟，就要用自己的身体扑上去掩护女儿时，乱摇乱晃的楼房突然安静下来。见无

动静了，我才想到要亡羊补牢，高声强调，要太太和女儿记住，遇到地震千万不要钻头不顾屁股，像平常所说的那样，钻到所谓牢固的家具底下去，那样才是自寻绝路。正确的方法是趴在任何坚固物体的旁边。万一房顶塌下来，被砸塌的坚固物体会扛住塌下来的房顶，有可能在人体上方形成一处三角形的救命空间。我们只顾说话，在地板上躺了多时的女儿，生气地说，爸，我要起来。女儿说了一遍后，很快又说了第二遍。这一次她更生气，不经我们同意，说起来就起来了。还不晓得冲着谁用力地说了一句：地震有什么了不起！

仿佛是女儿的话起了作用，地震波过去后，一家人坚持在屋里吃完早饭。朋友打来电话来催。太太还是不着急，非要将女儿的辫子梳好。我在一旁看着，催也不好，不催也不是。大事临头能从容不迫，世事变幻可宠辱不惊，这心境是没专门训练课的。当然，这些是后来所想：此时此刻，对女儿一对辫子的梳理，应该比逃得性命更为重要。毕竟人一辈子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过着平常日子，生死一瞬的事，碰不上几回。真正重要的品质在于，是否慌不择路和饥不择食，是否见利忘义和有奶便是娘。在女儿心里，这一刻我们种下的泰然处之，也许会在未来的岁月里成长为一棵不怕风吹雨打，走得累了后可以放心地停下歇歇荫的长青之树。

梳理得整整齐齐的女儿下楼时，院子里已经有许多人了。大家都说着自己屋里的情形。邻居家的衣柜像是长了脚，摇摇晃晃地在卧室里挪动了好远。对面楼上的一家墙壁裂开了几道缝隙。有人从外面过早回来，说是轻机厂一幢七层楼塌了。一开始听说震中在通山县，后来有了准信，说是在黄梅、九江和瑞昌一带。因为离老家更近，便又忙着打电话回去问情况。一般人还好，只是在保险公司工作的妹妹在开紧急会议，布置理赔事宜。此次去北京新认识的中宣部文艺局的一位朋友家在九江，我打电话过去问候时，他说，真是巧，他正有事往家里打电话，家里人突然在另一边大声说，发地震了。我不停地打电话，接电话。在中学和大学读书的侄儿、外甥